

物候、水汛与河防：黄河十二月水名及其防汛意义

郭云奇¹ 惠富平²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2.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44)

【摘要】“黄河十二月水名”是以物候名称反映黄河一年十二个月水势状态的时令体系。黄河的涨落变化对沿岸民众生活有极大影响,是相关黄河文化形成和发展的根本。古人通过观察黄河从正月至十二月每个月的水势变化,利用各种物候及节令概念,总结出相应的水名体系。这套水名体系曾对黄河下游地区的防汛抗灾及农业活动产生了一定的指导作用。明清以降,由于国家加强对黄河河防的直接管理,在十二月水名的基础上,逐渐衍生出“水汛”名称,进而形成现今人们所熟知的“桃、伏、秋、凌”四汛体系,朝廷则在“水汛”名称系统之下,依据汛期指导河防,安排河工。

【关键词】黄河;十二月水名;物候;水汛;河防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3)04-0044-12

Phenology, Shuixun (水汛) and Flood-Prevention: Yellow River Water Name for Twelve Months and Its Significance in Flood Control

GUO Yunqi¹ HUI Fuping²

(1.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e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2.Institute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Meteorological Civiliz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Abstract: Yellow River "water name for twelve months" (十二月水名) is a seasonal system of phenological names reflecting the water status of the Yellow River for twelve months a year.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Yellow River 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lives of the people along the coast, and are fundamental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relevant Yellow River culture. The ancients summarized the corresponding water name system by observing the changes in the water potential of the Yellow River from the first month to December, using various phenology and seasonal concepts. This set of water name systems has played a guiding role in flood prevention and disaster relief and agricultural activities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s the state strengthened direct management of the Yellow River flood-prevention, the name "shuixun" (水汛) was gradually derived on the basis of the water name for twelve months, which has become known as the "tao, fu, qiu, ling" (桃、伏、秋、凌) four floods. The government guides flood-prevention during flood season and arranges river works under the name system of "shuixun".

Key words: Yellow River; water name for twelve months; phenology; shuixun; flood-prevention

【收稿日期】 2022-01-13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环境史视野下的黄河中下游地区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体系研究”(20AZS015);
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农业生态视野下的明清黄河故道滩地变迁研究”(KYCX21_0552)

【作者简介】 郭云奇(1994-),男,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史;
惠富平(1963-),男,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科技史与气象文明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农业史、生态环境史。

至迟在战国时期,古人就开始用特定的水名来反映黄河水势。《庄子·秋水》中“秋水时至,百川灌河”^①，“秋水”是以季节为黄河水势命名。《汉书·沟洫志》中“来春桃花水盛”^②，“桃花(花)水”则是以物候来表达黄河水势。早期的黄河水名仅是反映黄河涨水最为显著的几个时节,各月水势变化规律总结尚未出现。两宋以来,类书编纂兴盛,对于岁时、风俗、月令尤为重视,辑录文献中出现了系统的黄河十二月水名记载。古人借助水名传递黄河水势变化信息,并用之指导河防以及农业生产。自明清以降,黄河水患频发,国家治河下的河政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水名逐渐向水汛转化,并最终被水汛所取代。

黄河水名是反映黄河水势状况的时令名称,也是黄河河工的专用词汇。清人曾对黄河河工名词进行整理,民国一些学者和机构又做了进一步的完善工作,影响较大的如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印的《河上语图解》^③、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编纂的《中国河工辞源》^④等,这些书目中包含了黄河十二月水名的记载。关于黄河十二月水名的研究,张含英认为黄河水名的出现,是在古代科学不甚昌明之时治河者用以“表示水文之景象,传达涨落之意义”^⑤。申丙《黄河通考》^⑥以及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⑦书中对黄河水汛进行考察,列举了黄河十二月水名,但并未做详细阐述。日本学者吉冈义信在《宋代黄河史研究》^⑧一书中认为系统的黄河十二月水名形成于宋代,并做出一定释说,遗憾的是并未深究其来源,也未能联系其物候、节令、水文等特征展开深入论述。而国内迄今尚未见到相关学者对历史时期黄河十二月水名问题进行专题研究。黄河十二月水名是反映黄河水势变化的知识经验体系,而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水汛体系则制度化地应用于国家对黄河的防汛管理,并沿用至今。有鉴于此,笔者试图在当今黄河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之下,对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物候渊源以及防汛意义予以梳理和探析。

一、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形成考述

以“十二月水名”作为黄河系统的时令首见于《河防通议》。国内学者申丙、周魁一以及日本学者吉冈义信依据《河防通议》以及《宋史·河渠志》中关于黄河水名的记载,认为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形成可追溯到宋代。经过对史料的爬梳和考证,笔者发现辑佚文献《水衡记》中亦有关于系统的黄河十二月水名记载。

(一)《水衡记》与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初步形成

《水衡记》作者和成书年代均不可详考。通过对现存典籍辑录《水衡记》内容发现,遗存有黄河水名、画作故事、泉名等数个条目,其中又以黄河水名被后世文献征引最为广泛。典籍中关于《水衡记》黄河水名的记载:

凌解水,黄河正月水名;桃花水,二月、三月名;麦黄水,四月水名;瓜蔓水,五月瓜延蔓故以名;硯山水,六月水名;荻苗水,七月、八月荻花故以名;登高水,九月水名;复槽水,十月水落复故道;蹙凌水,十一月、十二月名,水断复结。^⑨

① 陈鼓应译注:《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第442页。

② [汉]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89页。

③ 黄河水利委员会编印:《河上语图解》,黄河水利委员会,1934年。

④ 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处编:《中国河工辞源》,全国经济委员会,1936年。

⑤ 张含英编:《黄河志·第三编·水文工程》,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

⑥ 申丙:《黄河通考》,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1960年。

⑦ 周魁一:《中国科学技术史·水利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

⑧ [日]吉冈义信著:《宋代黄河史研究》,薛华译,黄河水利出版社,2013年。

⑨ [宋]朱胜非:《绀珠集》卷7《水衡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04页。此外,在杨伯岩《六帖补》、陈元靓《岁时广记》等宋代书目中亦有关于黄河水名的记载,内容与《绀珠集》同,且均将出去归为《水衡记》。

从中可见,虽然黄河每月均有水名,但并非每月对应唯一水名。其中二、三月,七、八月,十一、十二月共用一个水名,形成十二个月“九水名”的时令名称,黄河水名体系初步成型。但仅从《水衡记》中的黄河水名内容难以判断其成文年代。

吉冈义信认为“水衡是汉武帝元鼎二年首次设置的水衡都尉的官名……《水衡记》可能是有关汉代水衡的记事吧”^①。实际上在汉代之后水衡职官亦常有设置。三国时魏以水衡都尉“主天下水军、舟船、器械”^②。晋初,水衡一职被废除,以都水使者掌管舟楫之事,至晋惠帝元康中曾复置水衡都尉。南北朝以来水衡职官不常设,渐被都水使者取代,又至隋依北齐之制设都水台(监)。唐光宅元年(684)“改都水监为水衡,置都尉”,神龙元年(705)“复为都水监,置使者二人”^③。从“水衡”职官沿革历史来看,由晋至唐水衡与都水职官裁设更替频繁,武后时期曾短暂复置水衡都尉。而在唐中宗之后,虽以都水监管理舟河之事,水衡仍有水利事务职责,“张聿(唐德宗后入仕)……丧期既毕,班序当迁,俾领水衡,以从优秩。可都水使者”^④。

《水衡记》的辑录文献主要出现在北宋末年以后。如宋人朱胜非《绀珠集》收录“水衡记、干馎子”等,曾慥《类说》收录“唐宝记、水衡记、名画记”^⑤等书目。《绀珠集》与《类说》均将《水衡记》与唐代典籍并行列举。明人陶宗仪《说郛》载“金銮密记、士林纪实、水衡记”,因未注明《水衡记》出处,造成后世误将其认为是唐代韩偓《金銮密记》的一部分^⑥。明代小说丛书《五朝小说》将《水衡记》列入“外乘家”,以《水衡记》为魏晋小说。《中国丛书综录》则将《水衡记》列入“政书类·时令类”,成书时序归列为隋唐间。上述类书、丛书仅辑录《水衡记》中的黄河水名内容,除《五朝小说》外,其余均将《水衡记》成文时代划分在唐代前后。

除黄河水名外,宋人叶廷珪《海录碎事》中征引了《水衡记》的其他内容:“八泉:灵池山在翁源县,上有八泉,曰湧泉、曰甘泉、曰温泉、曰震泉、曰龙泉、曰玉泉、曰灵泉。”^⑦翁源县始置于南朝梁承圣三年(554),至唐时始开灵池山。《舆地纪胜》:“灵池山碑,碑云:开山和尚灵震于山顶开池。”^⑧灵池为唐灵震(普勛定慧大师)开凿,并于中宗景龙初年于灵池山建寺。从翁源县的建置以及灵池开建时间,可以推断《水衡记》成书时间应在唐代以后。

综上对《水衡记》水衡职官沿革、辑佚文献考证,大可判定《水衡记》成文时间应在唐中后期。又从《水衡记》仅存的水名、泉名条目来看,其内容北至黄河,南至广东,不像是南北朝时期南北分裂时代之产物。而就黄河水文而言,自东汉王景治河后有800年安流期,这段时间黄河泛滥影响较小,于十二月水名体系形成的推动力较弱。自唐中后期以来,黄河水患逐渐加剧,因此对黄河水情存在严密监控的需要,黄河十二月水名亦当基于此等背景之下所形成。

① [日]吉冈义信著:《宋代黄河史研究》,薛华译,第25-26页。

②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23《都水监》,中华书局,1992年,第598页。

③ [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27《都水使者》,中华书局,1988年,第770页。

④ [清]董诰:《全唐文》卷661《白居易》,中华书局,1983年,第6722页。

⑤ 在宋代祝穆《古今事文类聚前集》、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等类书中有“点睛飞龙”“洗手观画”“桓玄示宾”“须验时代”画作故事条目,均将出处归结于《水衡记》,实则为误引,经考证所有条目均出自《类说》中辑录唐张彦远的《名画记》。

⑥ 孙玉文《从〈辞源〉午集试修订看第三版对1979年修订本的改进》对《辞源》引书进行修订,认为“瓜蔓水”出处错引为《金銮密记·水衡记》。参见王宁:《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九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53页。

⑦ [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3下《河海门》,中华书局,2002年,第95页。此外宋人著作《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前集》、《锦绣万花谷》亦有辑有“八泉”的内容,均以出自《水衡记》;除此外,《海录碎事》中还辑录有《水衡记》另一条目,“贪泉:酌贪泉在番禺县西北二十里”。

⑧ [宋]王象之撰,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卷90《广南东路》,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239页。

(二)宋金以来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丰富与完善

唐末五代战乱割据,缺乏对黄河的有效治理,黄河河道淤废不堪。入宋以来,黄河水患较之唐末五代更为严重,泛滥连年,时有危害东京开封。据统计,北宋167年间,黄河决溢泛滥年份达85年,平均每两年决溢一次,且以下游澶、滑地区决溢为多^①。黄河水名作为一种水情指示,用以判断黄河水量的增减,在河患防御与河道治理中得以更好的实践,由是得以重视。

相较于《水衡记》,《河防通议》和《宋史·河渠志》对黄河十二月水名内容进行了更为详细的释说。如《河防通议》卷上《释十二月水名》:

黄河自仲春迄秋季有涨溢。春以桃花为候,盖冰泮水积,川流猥集,波澜盛长,二月、三月,谓之桃花水。四月,陇麦结秀,为之变色,故谓之麦黄水。五月,瓜实延蔓,故谓之瓜蔓水。朔方之地,深山穷谷,固阴互寒,冰坚晚泮,逮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并流入河,六月,谓之矾山水。今土人常候夏秋之交,有浮柴死鱼者,谓之矾山水,非也。七月、八月,蒹葭花出,谓之荻苗水。九月,以重阳纪候,谓之登高水。十月,水落安流,复故槽道,谓之复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断凌杂流,乘寒复结,谓之蹙凌水。立春之后,东风解冻,故正月谓之解凌水。水信有常,率以为准。(汴本)^②

《河防通议》历宋、金、元三代修著,是关于黄河治理的重要文献,是书具论治河之法,以宋沈立“汴本”及金都水监“监本”汇编而成。《释十二月水名》亦是黄河十二月“九水名”时令名称,各月水名及次序同《水衡记》中一一对应,可见是对《水衡记》中黄河水名的进一步诠释。《释十二月水名》将水名、水势与物候之间的关系进行系统归纳,反映出黄河各月水势涨落变化规律,并认为“水信有常,率以为准”。“水信”是指河水涨落定期而至,是黄河十二月水名形成的基础。此外,在《宋史·河渠志》中亦有关于黄河十二月水名的记述,相较《释十二月水名》中的内容,新增“信水”“三月菜花水”“七月豆花水”^③,水名与月令对应关系进一步完善,且更加关注植物物候与水势的关系。水名的释说与上文也少异,但依然没有形成各月均有水名的对应关系。

随着图书出版业的兴盛,明清时期丛书的编纂逐渐流行且日趋专门化。明代笔记丛书陶宗仪《说郛》、杨慎《丹铅余录》、王世贞《艺苑卮言》,清人徐文靖《志宁堂稿》等典籍中亦收录关于黄河“十二水名”的记载,其在内容上少有差别,唯有出处存在差异^④。如《说郛》中,记载黄河水名相关内容:

正月,解冻水;二月,白蘋水;三月,桃花水;四月,瓜蔓水;五月,麦黄水;六月,山矾水;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苗水;九月,霜降水;十月,复槽水;十一月,走凌水;十二月,蹙凌水。元祐年春初部管成人夫到滑州大河上闻如此。^⑤

《暇日记》作者为北宋刘跂,成文时间在宋哲宗元祐(1086—1094)年间。《暇日记》中黄河十二个月均对应有水名,形成系统化的“十二水名”时令名称。相较于《水衡记》,其内容上增加了“二月白蘋水”“七月豆花水”“十一月走凌水”。文中记载地点在黄河滑州段(今河南滑县),这与宋代黄河频繁决溢地点相吻合,可以断定黄河“十二水名”反映的是黄河下游地区水情状况。另外,《河防通议》(监本)中亦有黄河“十二水名”的记载:“十二月水名。正月解凌,二月信水,三月桃花,四月麦黄,五月瓜蔓,六月矾山,七月

① 郭志安:《北宋黄河中下游治理若干问题研究》,河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② [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河议第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4-5页。

③ [元]脱脱:《宋史》卷91《河渠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2264-2265页。

④ 杨慎《丹铅余录》等将黄河“十二水名”的出处归结与《九州记》,王世贞《艺苑卮言》、徐文靖《志宁堂稿》等引为阙驷《九州记(志)》。从现存辑佚《九州记》来看,以晋荀绰、乐资两本为主,其中并无黄河水名内容;又阙驷撰有《十三州志》,未著《九州记(志)》,上述典籍关于黄河水名出处或为误引。

⑤ [明]陶宗仪:《说郛》卷27下《暇日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7册),第512页。

荻苗,八月豆花,九月霜降,十月伏槽,十一月噎凌,十二月蹙凌(监本)。”^①“监本”为金都水监所编,成书时间晚于《暇日记》,且两者每月对应的水名亦存在差异。故而,从《暇日记》中反映的时间和地点可以断定,至迟在宋哲宗时系统化的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已经在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和应用。

要之,自唐中后期以来,黄河下游地区已经出现黄河水名体系,并在宋金时期逐渐发展和完善。黄河十二月水名可以划分为“九水名”和“十二水名”两种系统时令名称,其中“十二水名”延承和发展了“九水名”的内容,形成黄河各月均有水名相对应的水名体系。《水衡记》《暇日记》《宋史·河渠志》以及《河防通议》中反映了黄河十二月水名系统结构以及各月所对应的水名(表1)。

表1 主要典籍中的黄河十二月水名					
月份	《水衡记》	《暇日记》	《宋史》	《河防通议》汴本	《河防通议》监本
正月	凌解水	解冻水	信水	凌解水	解凌
二月	桃花水	白蘋水	桃花水	桃花水	信水
三月		桃花水	菜花水		桃花
四月	麦黄水	瓜蔓水	麦黄水	麦黄水	麦黄
五月	瓜蔓水	麦黄水	瓜蔓水	瓜蔓水	瓜蔓
六月	矾山水	山矾水	矾山水	矾山水	矾山
七月	荻苗水	豆花水	豆花水	荻苗水	荻苗
八月		荻苗水	荻苗水		豆花
九月	登高水	霜降水	登高水	登高水	霜降
十月	复槽水	复槽水	复槽水	伏槽水	伏槽
十一月	蹙凌水	走凌水	蹙凌水	蹙凌水	噎凌
十二月		蹙凌水			蹙凌

黄河十二月水名各有不同,上述四种典籍为黄河十二月水名的主要出处,并被后世典籍所广泛征引。其中《水衡记》和《暇日记》中所载水名内容常见于宋明类编文集、丛书小说之中,而《河防通议》以及《宋史·河渠志》作为官方著作,其所载黄河水名多被正史、治河书以及地方志所传承。明清黄河水患频发,黄河十二月水名又有新的发展。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山东上》有《水候》一篇,注意到山东曹县地区常年受黄河泛滥的影响,在对黄河十二月水名的诠释上结合当地的物候特点,形成更为系统的以物候观察水势变化的黄河“水月”关系,同时还将祭祀、堤防以及农事活动编入其中。清人王士禛基于《水候》篇内容,形成《水月令》以备河渠参考。

二、黄河十二月水名的物候渊源与水文反映

黄河十二月水名“举物候为水势之名”,以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影响为依据。通过观察全年物候与黄河水势变化的联系,以物候变化指标,反映黄河的水势涨落,并做出相应的防灾减灾措施。即黄河十二“水月”名称系统,具有特定的物候渊源及内涵。水名体现黄河各月的涨落变化,在《河防通议》中已有对黄河平安月份的总结,其中“正月、二月、三月、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为平安月,四月至九月则是黄河涨水易洪泛成灾的时段。

(一)以植物物候为标识的水名与黄河下游农业生产特点

作为中华农业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核心区域,数千年来黄河下游地区的作物结构和农耕技术不断发展完善。黄河十二月水名与黄河沿岸生长作物有关,反映出水名是对农事经验的总结,服务于农民的生

^① [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河议第一》,第45页。
- 48 -

产活动。成书较早的《水衡记》中水名仅以“桃、小麦、甜瓜、荻”四种作物命名,而后形成的水名体系中增加了“白蘋、芡、大豆”三种作物。水名反映的是黄河下游地区常见的作物,具有特定的文化意象,也体现不同时期作物结构的变迁。

“桃花”“白蘋”是二、三月黄河下游地区主要的物候特征,“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华……季春之月,虹始见,萍始生”^①,两者富有深厚的文化意象。“桃花水”是十二月水名中命名最早的,至迟可追溯至汉代。《韩诗章句》对“桃花水”的解释:“三月桃花水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此水招魂续魄袪除不祥之故也。”^②桃树常作为辟邪消灾之物,二三月间河水初涨,恰逢桃花盛开,时人寄望桃花驱除不祥。白蘋是河边常见的水草,春季开始生长复苏,古人早有采蘋用于祭祀先祖的习俗,《诗经·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③“桃花水”和“白蘋水”反映的是春季河边作物复苏的景象,同时体现出黄河流域祭祀文化的特点。春季是农耕活动肇始的时期,也是黄河开始进入丰水期,以具有祈福避灾的物候对黄河水势进行命名,希冀一年黄河安澜、农业丰收。

“麦黄”和“瓜蔓”是黄河下游地区作物生长特征的表现。小麦很早就是黄河下游地区的主要粮食作物。与粟黍等旱作粮食作物相比,冬小麦以秋种夏收的生物属性在黄河下游地区广泛种植,一方面其生长周期有效避开黄河洪泛,另一方面在青黄不接之时可以接绝续乏。农历四月陇麦结秀,逐渐泛黄,“麦黄”成为四月的一个重要物候标志,“孟夏之月,聚畜百药,靡草死,麦秋至”^④,麦秋即是麦黄,而“麦黄”亦标志季节性洪涝灾害的开始。中国宋代以前文献所称的瓜一般指甜瓜,多于春季种植,“二月上旬种者为上时”^⑤。瓜类作物自五月后支蔓逐渐生长,枝茎蔓衍,滋长延伸,出生虽小,而后兹大。黄河水系与之形似,五月后黄河水势渐涨,支流汇聚,杂流丛生,水势渐壮,故将五月黄河水称为“瓜蔓水”。古人注重农事崇拜,一年中新丰收的作物常用来进行农事祭祀,《四民月令》:“六月初伏,荐麦瓜于祖祢。”^⑥而从作物结构来看,此时沿黄滩地主要采用麦瓜间作套种的种植方式,作物生长与收获尽可能避开洪水期。

荻苗,即荻的花穗,农历七、八月荻花盛开,故而“荻苗水”是以黄河岸边时令花进行命名。荻(菵、蒹)是我国分布较为广泛的草本植物,适宜生存在水湿环境下,在黄河岸边普遍存在。《诗经·七月》:“七月流火,八月萑苇。”^⑦荻是重要的农业物候,诗中描绘出时人在八月收割荻的情景。《水经注》记载位于黄河沿岸平皋县李陂(今河南温县)“淹地百许顷,蒹葭萑苇生焉”^⑧,可见河边荻草资源丰茂。荻也是古代重要的生产资料,可以入药,也能编制绳索、箔、席筐,充当薪柴等。此外,荻还常用作就地取材的堵口物料,“凡伐芦荻谓之‘茭’”^⑨。

《水衡记》中黄河水名反映出黄河滩地作物以冬小麦和甜瓜为主,其均为夏收作物,呈现单一的作物组合方式。伏秋水势较大,滩地常被黄水侵没,秋季广袤的滩地上则呈现出荻葭水草丰茂的景观。多样的环境所决定的多样技术选择必有与之相应的作物结构,社会环境条件的改变必然会引起相应的作物结构的变化^⑩。北宋时期黄河改道决溢频繁,冲没民田,原有农田耕作体系遭到破坏。而黄水退去后沿河退滩地积淀肥沃的淤土,土壤肥力显著提升。在人地矛盾之下退滩地逐渐被纳入民众的耕垦范畴,官

① [汉]戴圣编,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7-181页。

② [唐]徐坚等著:《初学记》卷3《岁时部》,中华书局,1962年,第46页。

③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5页。

④ [汉]戴圣编,杨天宇译注:《礼记译注上》,第187页。

⑤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注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种瓜》,中国农业出版社,2009年,第155页。

⑥ [汉]崔寔著,缪启愉辑释:《四民月令辑释》,农业出版社,1981年,第68页。

⑦ 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第266页。

⑧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7《济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44页。

⑨ [元]脱脱:《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5页。

⑩ 王大宾:《人地关系与作物组合——清代河南地区农作物构成》,《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

民对黄河水情认识的提升,一定程度也推动了黄河滩地的开发和利用。因之,滩地引种作物种类更加丰富,增加了作物组合的可选择性。

宋代以后黄河水名中增加了以茺菁、大豆两种作物花命名的水名。茺菁在黄河下游地区种植历史悠久,“葑,蔓菁也。陈宋之间谓之葑”^①。茺菁主产于北方地区,适合生长在土质疏松,靠近水源的沙质土壤中,花盛开于三月末。因花开于桃花衰败后,成为三月下旬主要的物候特征。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宋代茺菁得到全面推广,“南北皆有,北土尤多”^②。又《宋史·河渠志》“七月菽豆方秀”,这里的“菽豆”应指大豆。大豆花开时节不喜光热,《齐民要术》:“豆花憎见日,见日则黄烂而根焦也”^③,因而大豆花期常与雨季同期。《尔雅翼》:“然大豆以二月中旬种者为上时……盖秋而成,故八月之雨谓之豆花雨。”^④无论是七月还是八月“豆花水”,都是基于大豆在这两个月花开结果的物候特征而确定。不同时期农耕技术发展程度不一,作物组合方式也不尽相同。宋代滩地的大规模开垦为茺菁、大豆引种成为可能。大豆是很好的养地作物,具有提升土壤肥力之功用,在黄河下游地区可春播、夏播、秋播,生长期短(三四个月)、抗逆性强,古代常作为救灾作物种植,可接小麦种植形成麦—豆轮作复种,提高土地利用率。

黄河自仲春至秋季有涨溢,以物候命名水名的形成终究是作为黄河水势变化的指示。“桃花水”正是春雨与冰雪融水汇集川流之时,水势逐渐开始强盛,“来春桃花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壤之害”^⑤。在汉初已有不同月专门水名来描述黄河水势变化之端倪。“豆花水”正值伏秋之间,水流更加湍急,百川汇入河流,声势浩大,“而盘涡蛟龙,崩岸啮堤,其时始急;加之淫霖征湿,农忙泥泞,于时催田夫,守堤防,而河役之徭作矣”^⑥,加上持续的降雨,河水侵蚀堤岸,是河役守堤的关键时期。以水名作为黄河水势变化的指示,官民以此为依据进行农事安排、河堤修防,为日后汛期防汛奠定基础。

(二)以节气、水文为标识的水名与黄河下游水势变化

降水、气温等气候要素影响黄河水量季节性变化,同时也改变黄河的水文特征。黄河水量主要源于冰川融水与干支流降水,水量变化受季节影响显著。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季风气候的不稳定性造成降水季节性差异大,四季显著的气温差异也直接影响着黄河水量的补给以及河流水文特征。依据黄河不同时月的水文物候特征,为河水命名,可反映出黄河水势的变化。

“矾山水”是古人对六月黄河涨水源于高山融水和季节性强降雨的认识。《宋史·河渠志》中对六月黄河水文特征的描述为:“朔野之地,深山穷谷,固阴沍寒,冰坚晚泮,逮乎盛夏,消释方尽,而沃荡山石,水带矾腥。”^⑦关于“矾山水”到来时间的判断,《河防通议》中进一步说明:“涨水者系六月,邻秋生发,过常无定,上有浮柴困鱼,其水腥浑,验是矾山远水也,又水兼深浓(或曰红浓)。”^⑧“浮柴困鱼”“腥浑”“深浓”反映了六月黄河水在水位、气味以及颜色上的特征,是验证“矾山水”的经验总结。六月正值黄河下游地区雨季,强降雨冲刷山谷,混杂黄土、枯枝、乱石等并入河流,由于山间冲流而下的腐殖质较多,促进河中微生物增加,使得河水浑浊带腥。“淤田”——古代为水利田,使土壤肥沃的重要举措。时人意识到用六月黄河水灌溉可以增加土地肥力,“以矾山涨水颇浊,可用以淤故也”^⑨。

随着四季更替、节气变化,降水和气温等气候要素也会产生显著的变化。九月、十月是秋冬交替的

① [宋]罗愿:《尔雅翼》卷6《释草六》,黄山书社,1991年,第67页。

② [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点校本)》卷26《菜部五》,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第1611页。

③ [北魏]贾思勰著,缪启愉注释:《齐民要术校释》卷2《大豆》,第113页。

④ [宋]罗愿:《尔雅翼》卷1《释草一》,第9页。

⑤ [汉]班固:《汉书》卷29《沟洫志》,第1689页。

⑥ [明]顾炎武撰,严文儒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三)》,《顾炎武全集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582页。

⑦ [元]脱脱:《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5页。

⑧ [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河议第一》,第4页。

⑨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戊辰,中华书局,1986年,第6398页。

季节,特别在霜降节气后天气渐凉、秋燥加剧,黄河水势也随之消落。“登高水”和“霜降水”是黄河九月水名,一个是以节日来命名,一个是用节气来命名,但在时间上两者相近。《天下郡国利病书·水候》:“九月九日谓之重阳水,亦谓之登高水。十七日,俗谓河伯生辰,虽三秋旱干,是日水必泛涨。故堤埽工程暨土农种植,必悬候此日,此日过相庆无虞矣。”^①“登高水”反映出九月尚有涨水的趋势,在堤埽和农事上仍需要进行防范,但已属于强弩之末。《卜岁恒言》:“霜降九月中前后,水必退。古云:霜降水痕收。农事须知。”^②“霜降水”则是体现自霜降而后黄河水位渐退的一种整体态势。从对两个水名释说可观,九月是黄河由涨水向水落变化的一个过渡时段。“复槽水”是黄河十月水名,十月的河水是一年中最为安稳的,“方兹隆冬,霜降水落复槽,则利害尤易办也。”^③“复槽水”是霜降以后,河水安流,水落归槽。由“霜降水”至“复槽水”体现黄河水位逐渐由回落趋于安流的一个过程。

冬季的黄河流域以寒冷显著,大抵冬季气温在冰点之下,河流开始结冻,春季解冻则气温在冰点之上。“走凌水”“噎凌水”“蹙凌水”“解凌水”分别是黄河十一月、十二月、正月水名。凌即冰,而“走”“噎”“蹙”“解”所描述的是黄河水面结冰、淌凌、封冻、解冻几个过程。进入十一月,气候渐寒,黄河河面浮冰日渐增加。“走凌水”是为黄河水面结有浮冰,随着河流漂动;“噎凌水”则河面由局部漂凌,到满河淌凌^④;十二月后,寒气日盛,杂流的浮冰复结一体,冰体壮实,此月水名称之为“蹙凌水”。“孟春之月,东风解冻”,春风至冰凌解冻消融,为正月黄河水的主要特征。胡焕庸先生《黄河流域之气候》^⑤一文中反映黄河下游冻口段封冻期自十二月中旬至二月初(公历),历时近一个半月,与水名中对应的黄河冰凌时间基本一致。可观的是古人已经详悉黄河冰期不同阶段的冰体状态,对冰期的时长也有了清晰的认知。

河流的涨落变化与降水、气温等显著的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对四季气候的变化以及黄河不同时段水文特征的观察,至迟在宋代,古人已经对制约黄河一年中水势消涨的规律有了清楚的认识,借以水名来表现出对黄河各月的水情分类。季风气候影响下冬、夏的气候特征最为显著,河流的形态特征差异最大,因而在水名的命名上能直接反映河流的水势状况与季节特点。

(三)信水——水情预报的发展

水志测量水位高低是古代水利科技发展的重要体现。战国时期李冰修建都江堰用石人观测水位,“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⑥;《水经注》记载魏文帝黄初四年(223)伊河下游伊阙石壁标记洪水水位的石刻,“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⑦;修建于唐代的涪陵白鹤梁石鱼连续记录了长江40余年不同枯水期水位。唐代之前的水志测量多以断续的石刻记录为主,保存分散且难以对河流水位变化进行规律总结。宋代以来,测量水位高低“水尺”的广泛应用,标志着水位测量技术发展到了历史的巅峰。北宋时期出现了黄河水位记载日志,“各有河水长落尺寸、月日”^⑧,形成了以月日时间顺序记录的“水历”。“信水”的出现则是在水志测量技术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长时段水位记录数据变化的规律总结,对黄河水头到来时间判断以及日后水势涨幅变化的一种预测。

《河防通议》与《宋史·河渠志》中均有关于黄河水名“信水”的记载。《河防通议》:“信水者,上源自西域远国来,三月间凌消,其水浑冷,当河有黑花浪沫,乃信水也。又谓之上源信水,亦名黑凌。”^⑨开河后,由于气温尚低,河流中流淌着含有泥沙且冰质仍坚的冰层,因结冰较厚呈现暗色,这些冰层被称之为黑

① [明]顾炎武撰,严文儒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三)》,第1582页。

② [清]吴鹄:《卜岁恒言》卷3《九月》,清嘉庆八年刻本,第12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7,元符二年十月甲子,中华书局,1993年,第12310页。

④ 张含英:《历代治河方略探讨》,水利出版社,1982年,第62页。

⑤ 胡焕庸:《黄河流域之气候》,《地理学报》1936年第1期。

⑥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33《江水》,第628页。

⑦ [北魏]酈道元撰,陈桥驿点校:《水经注》卷15《伊水》,第313-314页。

⑧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2,熙宁十年五月庚戌,中华书局,1986年,第6913页。

⑨ [元]沙克什:《河防通议》卷上《河议第一》,第4页。

凌。而“信水”水源主要来自上游冰凌融水,时间在三月间,判断“信水”到来的主要水文特征是河水“浑冷”且有“黑花浪沫”。随着水文观测技术的进步,古人将“信水”与黄河水势的预报联系起来。《宋史·河渠志》:“河边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谓之信水。”^①通过长期对气候和水文的观察和经验总结,大致可判断水头“初至凡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这种水位预报方法历代延续,并在明清时得到官方的认可。《天下郡国利病书·水候》:“清明,此日有司暨治河使者于一岁兴工之处,用少牢致祭,即立标水头,而侦报负役刻时更番占候,水痕,每添一寸夏秋之间辄盈尺也,谓之清明水,亦谓之信水。”^②明清时期在系统的水位测量技术与水志记录方法指导下,官方定制了在清明日多次测量和记录水位,用之预测夏秋水位。

综上所述,“信水”并非某一月水名,而是古人在认识黄河水位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利用黄河水文的自然特征以及水志观测水位技术,对黄河水势变化的一种合理预报,其预测结果是“信水”初至时,黄河水涨一寸,夏秋水位则涨一尺。“信水”发生的时间大致在农历三月初,具体上应是在“清明日”前后,故有说“清明水”即为“信水”。

三、黄河十二月水名与水汛、河防

宋金时期,人们主要是借水名来传递不同月份黄河的涨落变化信息,并由此间接地或经验性地为防治河患、保障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服务。明清以降,黄河水患频发,河道徙动冲击运河,治黄保运成为河道治理的核心内容。水汛的形成是在明清完备的河政体系下,将以农事经验为主的水名制度化,对河防事务进行明确的时间安排。黄河水汛名称的出现晚于水名,我们熟知的“桃伏秋凌”四汛清代才得以形成。

(一)水汛的形成与演变

《说文通训定声·坤部》:“汛,假借为‘汛’,今所用汛地字,盖汛诘往来行人处也……按今所用潮汛字,是水行泛滥之义,或曰借为‘信’亦通。”^③“汛”与“信”互通,为“定期”“按时”之意。从字面意义来看,黄河“水汛”的形成应与宋代已出现的水情预报概念“水信”相同,指代黄河水势的定期涨落变化。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水汛”更加注重定期对河防工程进行驻军修守。

汛期的划分起初是为在边疆地区进行定期的驻军防守服务^④。明中后期,东南沿海地区的海事防御活动呈现出季节性规律,确定出“春汛”“冬汛”两个防御倭寇侵犯的汛期,“春汛,清明前五日出至大暑日止,冬汛霜降前五日出至大雪日止”^⑤。边防的汛期划分制度在河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明代河臣潘季驯提出“防河如防寇”的治河方针,其认为“寇至而后为治兵缮甲之计,则必为寇所乘;河涨而后为鸠工聚材之计,则必为河所乘,此一定之理也”^⑥。万恭与潘季驯有相同的看法,认为“防河与防边同”,并在自己守备徐、邳河段设立驻守的信地,派正夫和游夫相互协助守堤,于“每岁五月十五日上堤,九月十五日下午下堤”^⑦,确定完备的守河制度。为加强对黄河涨水期的防汛管理,万恭与漕运都御史王宗沐议疏:“黄河之汛与潮汐等。三月清明水高仅数尺,不害运;四月麦黄水亦高止数尺,不害运;自五月至九月为伏秋水,

① [元]脱脱:《宋史》卷91《河渠一》,第2264页。

② [明]顾炎武撰,严文儒等校点:《天下郡国利病书(三)》,第1582页。

③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坤部第16,清道光二十八年刻本,第19页。

④ 元末在边疆地区设置“信地”,进行定期的驻军防守,并被明代所延承,形成具有军事攻防的镇戍制,后由“信地”逐渐转化成“汛地”概念,并出现汛期的划分。详见秦树才、李永芳:《“汛地”源流考》,《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

⑤ [明]欧阳保修,徐应强纂:《万历雷州府志》卷13《兵防志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56页。

⑥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0《申明修守事宜疏》,广文书局,1970年,第279页。

⑦ [明]万恭著,朱更翎整编:《治水筌蹄》,水利电力出版社,1985年,第48页。

多至数尺，高者丈余，此运舟之所必避也。”^①其以三月至九月为黄河汛期，大可分为“清明水”“麦黄水”“伏秋水”三汛，其中危害最大的是“伏秋水”。明代并没有“水汛”名称的出现，依然是用水名来替代，汛期守备人员以民夫为主。水汛划分一方面可以用来避开黄河涨水期，为确保漕运安全提供时间上的参考，另一方面则对汛期的堤防工程进行定期的守备。

自清定鼎以来，其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水汛制度。清初，朝廷即认识到军事在河政中的重要性，黄河水汛的划分应用于驻军防守。《钦定大清会典则例》中载有关于黄河“分汛”和“防守”的方法：

汛候。顺治初年定分汛防守之法。每岁立春后，东风解冻，候水初至，量水一寸，则夏秋当至一尺，颇为信验，故汛水亦称信水。二月桃始华，冰泮雨积，川流汇集，波澜盛涨，曰桃汛……其防守之法：则统于桃伏秋三汛，自清明节起，阅后二十日为桃汛，自桃汛后至立秋前为伏汛，自立秋至霜降节为秋汛。汛临之时，该管官弁责令河兵、堡夫加谨分防，每里设立窝铺，铺各标旗，编书字号。夜则悬铎鸣金以备抢护，昼则督率兵夫卷土牛小埽听用。遇有刷损，随刷随补，毋使坍塌。至夜，分巡守易于旷废，应设立五更牌，面分发南北两岸。照更次挨发各铺递传……此外，非时客汛及十月复槽汛、十一月十二月蹇凌汛，非三汛可比，止令兵夫照常巡守。凡黄河工一例遵行^②。

“分汛”以黄河各月水名为准则改为各月水汛，并归纳为“桃伏秋”三汛。三汛的时间大致在三至九月间，与上述明代划分的汛期一致，各汛期以“清明、立秋、霜降”三个节气为时间节点，分别确定每次汛期的驻防修守起讫时间。“防守”则是在汛期到来前，由河兵和堡夫前往汛地值守，每里搭建一个临时窝铺，并插旗标号。兵夫的职责是白昼卷土牛埽以备，夜晚则传发“五更牌面”相继巡防。“桃伏秋”三汛的形成逐渐成为黄河修防要务的重要时令，在河防的关键时期应驻兵防汛，而水势相对安稳的其他月份也需照常巡守。清初汛期的划分是将河防纳入国家军事防务体系内，定期的驻军防守以及建制化的兵夫体系是清代河政发展的需要。康熙年间，汛期驻守成为河官政治考核的重要依据：“康熙二年议准，嗣后黄河工保固工程及举劾官弁必以经阅三汛为断。”^③

除“桃伏秋”三汛外，雍正年间具体划分出“凌汛”，“豫省黄河自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七日以后，天气渐融，流渐顺轨，凌汛平稳”^④。“凌汛”的形成是河流上游冰雪融化，下游尚未解冻，冰凌拥积，阻碍水流引起的水势上涨。“凌汛”多发生在河流由低纬度向高纬度流动的河段，水势平缓，危害程度上亦不及“桃伏秋”三汛，因而多不被重视。至道光年间，河道总督徐端着重强调了“凌汛”的危害性，并加强凌汛期间的河防修守，“河工本有桃伏秋凌四汛，而历来皆以桃伏秋汛安澜后，便为一年事毕，殊不知凌汛亦关紧要也”^⑤。咸丰五年（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改道经由山东入海，黄河下游山东段凌汛决溢成灾严重，由于该河段每年“桃汛”涨水特征不甚明显，地方上出现以“凌伏秋”新的汛期划分方式。

“桃伏秋凌”四个汛期的形成则标志着黄河一年四季均有汛名所对应，系统的“水汛”结构形成，朝廷根据汛期指导河防、安排河工。黄河十二月水名与“水汛”存在着对应关系，《郎潜纪闻》中有详细总结：

黄河水信。清明后二十日日桃汛，春杪曰菜花水；伏汛以入伏始，四月曰麦黄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远山消冻水带矾腥曰矾山水；秋汛始立秋迄霜降，七月豆花水，八月荻花水，九月登高水；冬曰凌汛，十月曰伏槽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蹇凌水。河上老兵能言之。^⑥

① [明]傅维麟撰：《明书》卷69《河漕志》，《丛书集成初编》（第394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1403页。

②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133《河工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4册），第178页。

③ 同上。

④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2《朱批嵇曾筠奏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519页。

⑤ [清]徐端：《安澜纪要》卷上《防守凌汛》，清道光九年刊本，第28页。

⑥ [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10，清光绪刻本，第9页。

黄河十二月水名与“四汛”对应关系大可分为:桃汛——桃花水、菜花水;伏汛——麦黄水、瓜蔓水、矾山水;秋汛——豆花水、荻苗水、登高水;凌汛——伏槽水、蹙凌水。其中桃汛的时间大致以清明起至其后二十日止;伏汛在清明后二十一日至立秋日止;秋汛始自立秋日止于霜降日;凌汛则无固定起止日。黄河水汛的形成是对十二月水名的进一步发展,由月令水名向四季水汛的转化,更能满足黄河分期驻防守备的需要。

(二)水名、水汛在河防中的应用

黄河十二月水名是古人通过对黄河各月水势的观察,总结出用以指导农业生产、防御水患以及兴办河工的农事经验。因此,水名体系的形成对河防工程的修缮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宋代以前,黄河河防物料采办以及堤埽修防通常以孟秋时节开始储备物料,而春季农闲期是国家集中征用农夫兴建河工的主要时间,岁以为常。随着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的完善和广泛应用,霜降水落逐渐成为修葺河堤的重要时间节点,“以葺河岸,当俟霜降水落,无致枉烦力役”^①。时人通过对黄河各月水势变化规律系统地认识和总结,在“霜降水”后开始调查堤埽状况,置办物料;兴工修缮则以“正月首事,季春而毕”,于“桃花水”涨前河工基本修建完成。在这个时段兴工,适逢黄河水落归槽,体现出对黄河水势变化的科学认识,做到既不耽误农时,又能就近取土,提高功效,不枉费劳役。

明中后期,对于黄河的治理“重修守以谨河防”。河臣潘季驯注重对黄河水势缓急、夫役调度、钱粮盈缩、工料磨算的综合考核,并延续宋代以来冬春修防堤埽的岁修传统。“正月办料,二月兴工,三月终工。未就而桃花水发,五六月而伏水发,七八月而秋水发,是无一时可忽也”^②。可见,此时“桃、伏、秋”三汛已经划分,定期的修防工作依汛而行。每年冬春河事修防竣工的时间基本以“桃花水”涨为止。因“桃花水”后接“伏秋水”,黄河水势越发凶猛,河防工程的修葺又决定夏秋黄河的安稳。在每岁河堤修葺上也制定出制度化的标准,年年加培加帮,“务将各堤顶加高五寸,两傍汕刷及卑薄处所一体帮厚五寸”^③。除“冬春修防”外,潘季驯更加强黄河的“伏秋修守”,其认为“防河在堤,而守堤在人,有堤不守,守堤无人,与无堤同矣”^④,堤以防水,而人来防堤,将修堤与守堤视为一体,修守并重。伏秋汛期时要进行“四防二守”,即昼防、夜防、风防、雨防和官守、民守,被奉为河堤防守的法规。官民定时到岗驻扎,日夜轮番值守,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以保堤岸无虞。

随着黄河河防管理体系的逐渐完善以及对水汛的系统划分,清代黄河堤防修守制度更加完善,“论凡修防,以工程告竣保固,限满交汛之日为始”^⑤,水汛成为河防修守的时间限定。“岁修”和“抢修”的制度化是清代黄河修防的重要体现。清代“岁修”时间上以“秋汛”水涸后兴工,次年“桃汛”水发前竣工。堤埽工程的修建主要集中在“桃汛”前,它决定着黄河是否能够安稳度过汛期,因而对工程质量查察较为严格。河臣官员亦会在“桃汛”来临之前,巡历堤工,并逐一查察,修筑镶垫堤根,加厚埽坝,“是以黄水虽觉强盛,而埽坝高厚屹如磐石”^⑥。如若“桃汛”到来,河防兴工尚未完成,而伏、秋大汛期间又有河堤损毁、河道堵塞,此时则需要进行堤埽河道的“抢修”。“抢修”并无定期,主要集中在“桃伏秋”三汛间,兵夫随时做好修防准备。随着“桃伏秋凌”四汛的形成,各汛期间的修防任务有着明确的划分。嵇曾筠曾奏呈关于汛期修防事宜:“儆办各料,于七年十月内下埽加镶,抵御凌汛。又经飭令续办料物,于八年正月内节次加镶,抵御桃汛。是已做工程,凌桃著有成效,其未做工程,伏秋尤须经理,应仍估迈埽二路照前镶压。”^⑦为保证黄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六月丙寅,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3页。

②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4《酌议河道善后事宜疏》,第510页。

③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2《恭报三省直堤防告成疏》,第377页。

④ [明]潘季驯:《河防一览》卷11《申明河南修守疏》,第311页。

⑤ 《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74《工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9册),第682页。

⑥ 《世宗宪皇帝朱批谕旨》卷175-4《朱批嵇曾筠奏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23册),第611页。

⑦ [清]嵇曾筠:《河防奏议》卷3《加修程家寨埽工》,《续修四库全书》(第49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4页。

河的安澜，河防工程在各个汛期届临之时，均处于修防状态。

清代河事修防任务的有效进行得益于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清代的河防机构基本分为道、厅、汛、堡四级，河官的职责逐渐明晰细化。以厅、汛等河官负责具体的河段事务，各河段划分汛地，汛地内又划分堡若干，为兵夫巡查以及憩息之所。河兵、堡夫依据固定时期进行守堤以及对河段的巡视和维护，“每堡一员住工防守，于桃汛日赴工，霜降后撤回”^①。清代注重军事力量在河防中的作用，治河主力实现由河夫向河兵转化，“河工岁夫，始出金派，后改征银召募。至裁夫设兵，乃役法之变耳”^②。在专业河兵与地方河夫联防的军民制度下，组织严密的军事河防力量更加匹配于黄河汛期的常规修守与河工抢险，形成黄河的修防以夏秋防汛、冬春修筑，并定期定时安排河兵驻守的制度。

水名及水汛具有显著的标识作用，为河防修守提供时段划分依据，其中“桃花水”涨前（桃汛日）和“霜降水”落后（霜降日）是开展河防工作的两个重要时间节点。自霜降水落至桃花水涨是黄河安流期，须要储备物料、调夫役进行河堤岁修和加固；而自桃花水涨至霜降水落是黄河洪泛期，则须安排河兵守备、勘察、维护、抢修河堤埽坝。明清以来，水汛的划分使得河政事务依汛安排，“分汛修守”成为制度化、军事化的治河方式。在完备的河官体系以及兵夫制度下，汛期的“岁修”“抢修”得以高效有序地施行。

结 语

黄河水名至迟出现于战国时期，但呈现孤立而非系统化的特点。自唐中后期以来，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系逐渐形成，并为后世所传承。宋金时期是水名体系逐渐走向完善的重要阶段，由“九水名”延承为“十二水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特征。黄河水名体系在宋代以来的普遍推广，一方面在于黄河频繁改道变迁，时人对黄河水文四季变化规律的认识加强，另一方面得益于宋代岁时民俗文献编撰繁盛，人们注重对岁时节令进行源流考辨。同时，宋代以来岁时节令与社会生活进一步交融，月令形式的水名体系被百姓广泛接受，并应用于黄河防汛抗灾及相关农业活动之中。

以物候、气候、水文特征构成的黄河十二月水名体现了以宋金时期为代表的黄河下游地区农业文化内涵以及黄河形态特征。黄河一年四季水名中，春夏多用作物生长状况来命名，秋冬多以气候、水文特征命名。水名命名体现出古人的农事崇拜，希冀黄河安澜、农事丰收，又反映出黄河下游地区的作物种类与结构变迁以及河水涨落对农业生产、生活的影响。在对黄河水文长期观测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古人掌握了河水涨落特性与水情预报方法。“信水”是通过春季黄河水位涨幅变化，对夏秋水位进行的一种合理预测。“信水”发生的时间在清明节前后，水头到来之时亦标志着汛期的开始。

明清以降，黄河洪涝灾患不断增加，河政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愈显重要。以黄河十二月水名为基础形成的水汛体系，将月令水名划分成四季水汛的“桃伏秋凌”四个汛期，成为黄河水势表达以及驻防修守的重要参考依据。黄河水名向水汛的演变，体现出黄河治理从借助农事经验管理向官方制度导向的转变。水汛的划分意味着国家加强对黄河堤防管理的需要，特别是在军事化建制的河兵制度下，国家能够长期实现对河堤的定期驻守、实时防汛，依据“四汛”的划分，实现由农闲治河、洪期治河向四季治河的转变。水汛体系的形成符合国家对黄河防汛管理及河工安排的需要，依据汛期的时段划分进行定期驻军修守，“分汛修守”的治河方式是明清河防管理制度化的重要体现。诚然，水汛体系是以定期的驻军修守来维护河防工程，驻守“汛地”的划分、职能与防汛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水汛体系的形成不仅适用于黄河，作为一种官方的法典，也逐渐应用于水患灾害频发的不同河流防汛实践之中。这些问题非本文所能解决，但其具有进一步探讨的价值。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清]傅泽洪辑录：《行水金鉴（十）》卷69《淮水》，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10页。

② [清]王庆云：《石渠余纪》卷1《纪河夫河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8页。